■工友情怀

“空降兵”的灿烂人生

□宋千寻 文/图

清明节放假，外地回来几个女友,电话里约定一起去看孟瑶。

十几年前孟瑶和我们一起在机床厂上班。孟瑶来自农村，小学文化，大家觉得一个农村姑娘、又没学历，能进入这样大的国有机床厂一定是有后门，背地里都叫她“空降兵”。

后来,我们发现,“空降兵”并没有我们想的那样享受“特殊待遇”,一天忙到晚。每天来的早,走的晚。而且“空降兵”特别爱学习，总是午饭时间端着饭盒，和师傅请教技术上不懂的问题，午休时捧着一本《机床数控管理》的书困得瞌睡连连。

三年后孟瑶当上了组长，带她的师傅换了一个又一个，老师傅们都感叹自己的才能已经教不了这个“空降兵”了，这姑娘太爱钻研，一股子倔劲。

孟瑶的老公下海经商，成了“先富起来”的一批，发展了第二家庭。农村丫头孟瑶大晌午在厂门口见到领着小三而来的丈夫，一滴眼泪没掉，也没歇斯底里地叫骂，一挥手拦辆出租车就去民政局把婚离了。

下班后下大雨，孟瑶没有打伞，走在雨里，肩膀耸动——倔强的她独自在雨里哭了一路。

厂子里进了新设备——新型电脑数控，厂里老师傅都傻了眼，孟瑶用自己自学的知识操纵自如。得知孟瑶只是小学文化的农村姑娘时，惊呆了来采访的报社记者。记者啥也没说，扬起大拇指，然后照了这张侧影。

后来孟瑶的婆婆住在棚户区无人管。孟瑶就把婆婆接回自己家伺候。很多人都说她傻。孟瑶说，我爸妈不在了，不是婆婆需要儿女，是我想要个妈妈。老太太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，逢人便说我儿媳妇是我的闺女呀，我哪辈子修来的福气。

孟瑶连续多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，突出个人贡献奖。市里领导来厂里开表彰大会，底下齐刷刷的全厂职工，孟瑶上台发言。孟瑶说：“我父母在农村教书，发洪水时为了救他们的学生，两人都……县里为了照顾烈士，把我安排在咱厂。父亲生前曾说过，人要懂得感恩，我除了努力没有别的可做的。”坐在台上的市长曾经就是给孟瑶安排工作的那个县长，听得热泪盈眶。

四十多岁的孟瑶已经成了高级工程师，一个来自农村、只有小学文化的女人，靠着自己的努力征服了这个用高学历“统治”的社会，靠着自己的努力让生命开出鲜艳的花朵。这朵从泥里、从石头缝里钻出的花，经受过狂风暴雨的洗礼，不会凋谢，会比温室里的花开得更长久。

■家庭相册

绝爱

□丽华 文/图

照片上是我和我小姨在1986年的合影。照片拍过不久,小姨就去世了,让全家悲痛欲绝。这也是唯一一张小姨留存在世的相片,成了我们后来纪念她的遗物。

那年小姨十八岁，长得虽不貌美如花,但也五官端正,有山里女孩的质朴和明媚。正值女大当婚的年纪，村子里提亲的络绎不绝,除了小姨人端正活计好,能吃苦耐劳外，姥爷家的富足也是很多人艳羡的原因。

那时姥爷家是村里相对比较阔绰的人家。三间大瓦房，三挂马车，在全村吃粗粮都填不饱肚子的年代，外公家过年的时候白面饺子白面馍可劲吃个够。姥爷在村子里走路都是脖子仰得高高迈着八字步，村子里的后生见到都讨好地跟他打个招呼。外公也琢磨着给女儿找一门富贵婆家，绝对要配上自己家的门户。

而正当姥爷物色合适姑爷的人选时，小姨却偷偷和村子里一个小伙子好上了。小伙子无田无产无父无母，在村里吃百家饭长大。小姨从小心眼儿就好,看小伙可怜，就偷偷地从自家的馍筐里偷出干粮给小伙子吃。慢慢地都长大了，少男少女之间的情意滋生在两个人心里。小姨试探性地问姥爷小伙子人怎么样，姥爷从小姨闪烁的眼神和微红的双颊中看出点端倪，在炕沿上敲打着烟袋锅子说，我家的闺女就是剁吧剁吧喂鸭子,也别想给他做婆娘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他也不睁开眼看看自己配不配。然后背着手出去了。那个下午小姨躲在厢房里哭到眼睛通红。

后来，小伙子知道了姥爷家不待见他，两个人不可能在一起，于是和小姨合谋私奔。那时已是深秋，外面开始万木凋零，漫山遍野光秃秃的一片。小姨和小伙子私奔的消息一夜之间传遍了周围的村村岭岭。外公大病不起，放出话去，死也不同意小姨再进家门，姥姥更像是受了奇耻大辱一样不敢出门。全家笼罩在沉闷压抑的气氛里。

后来母亲讲给我们说，小姨在外面和小伙子实在难以生存下去。小伙子是孤儿,村里建户籍档案时他还是个孩子，根本没人管他的户籍,没有户籍就没法打工。两人在外面像乞丐一样坚持了半个多月,饿得面黄肌瘦。不得已,在一个初冬的晚上,偷偷地回到了村里。那天大队放电影,人们穿着棉袄围着头巾，听着电影里面讲解新型粮食的种植。二姨忽然觉得有人在背后拽了她一下，回过头去看见冻得瑟瑟发抖还穿着单衣的小姨。二姨像看见瘟神一样,急忙把小姨推到角落:“赶快走，走得越远越好,不要让爹看见,爹说要是抓到你,把你的腿打折,把他送到公安局去，说他拐卖诱骗良家妇女,让他去坐牢。”小姨听完头也没回跌跌撞撞地消失在夜色里。

那一冬特别的冷，老人说好像过去二十年都没有那么冷过，大雪封了山。第二年春天,家里人去村外的菜窖取菜，发现了小姨和小伙子的尸体，两个人都穿着单衣抱着死在了一起。有人说他俩是冻死的,有人说是饿死的,也有人说是殉情,所以选择了菜窖，因为菜窖里有沼气能致命。

多年后，阿姨舅舅们围在一起说起这事都唏嘘不已。我知道小姨不是冻死的,不是饿死的,她是绝望而死的，内心的绝望杀死了她和她的爱情。

有些话出口成伤

□马亚伟 文/图

我们总觉得父母是我们最亲的人，不论我们多大岁数，都会被父母宠着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在父母面前会口不择言，有时说话由着性子脱口而出，却没有想到，有些话会出口成伤。

那次，我与一个亲戚因为借钱的事发生点摩擦，闹得有些不愉快。母亲就开始不停地在我耳边唠叨：“都是亲戚，说话做事要讲情面，不能跟对外人一样。”我反驳说：“他拿我当亲戚了吗？借了钱不还自己大手大脚挥霍，要不是我看到他在高档饭店消费，还以为他过得多苦呢！”母亲依旧唠叨：“反正你向人家要钱，传出去亲戚们都会说你不给面子……”我被母亲说得烦了，不由得声音也提高了，嚷道：“妈，你真唠叨！以后我的事你少管！”

话一出口，我看到母亲脸上立即显出了尴尬的神情，她张了张口，把想说的话又咽了回去，转身讪讪地离开了。那一整天，母亲情绪都很低落，话少了很多，连饭都吃得少了。我明白，是我的话伤到了母亲。

还有一次，父母来我家小住。晚上我玩电脑，父母在客厅看电视。我看到有趣的新闻，不由大声笑起来。父母听到我的笑声，也跑到电脑前看。父亲问：“这电脑跟电视也差不多，上面啥节目都有吧？”母亲也凑上前去说：“电脑小，不如电视看得清楚。”我颇为得意地滑动鼠标说：“电脑上的东西比电视上丰富多了，新闻资讯，游戏娱乐，想玩什么就玩什么。对了，还能下棋呢，电脑那一端有个人陪你下。”父亲一听，来了兴致：“是机器人跟你下棋？”我被逗笑了：“不是机器人，是真人，也用电脑玩呢，和您一起下棋。”父亲很喜欢下棋，凑到跟前跃跃欲试：“你教教我，咋用电脑下棋？”我有些不耐烦了，敷衍道：“算了，您这么大年纪，教您也学不会。还是去看电视吧！”父亲嘟囔着：“是啊，老了，不中用了，学啥也学不会。”说完，拉起母亲去看电视。

我突然意识到，我的口不择言，又一次伤害了老人。那天，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：这些话你对父母说过吗？“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，真啰嗦！”“有事吗，没事我挂电话了。”“说了你也不懂，别问了。”“你那一套早过时了。”“说了多少次不要你做，做又做不好。”……这些话，我们做儿女的哪个没说过？殊不知，你不经意间，已经出口成伤，深深伤害了父母。

孝敬父母，不仅仅在于物质上的给予，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善待。我们做儿女的，应该多站在老人的角度想问题，多一些爱心和耐心，给他们更多的关爱。让父母精神愉悦，远比让他们吃得好穿得好更能让他们幸福。

■图片故事

与善同行

□王国梁 文/图

从小父亲就教育我们兄妹，心要善,多做好事,绝不能做坑人害人的事。父亲并不清楚那句“勿以恶小而为之,勿以善小而不为”,他用朴素的话,讲出的却是同样的道理。

父亲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我的老家本在天津,多年前搬到现在的村子落户。邻居是位孤寡老人，与我们没有一点亲戚关系。但是父亲总是照顾他,为他买吃的穿的,我家做了好吃的,还把老人请到家里来吃。老人感念在心，执意要帮我家做点活儿回报。父亲拗不过他，只好让他做点轻活儿。一来二去,我们亲如一家。

那年麦收时，村里来了一个年轻小伙子，说是要帮人割麦挣钱。父亲看他长得瘦弱，面色白皙,不像是能干庄稼活的。我家本不缺割麦的人，可父亲还是把他领回家。等他到了麦地里,手足无措,根本不知道怎么割麦。在父亲的询问下，他才说出了实情。原来,他是因为跟家里人闹了别扭,赌气离家的,路费花光了,走投无路,误打误撞来到这里的,并且一天多没有吃东西了。父亲带他在我家吃了一顿饱饭，便开始劝导他。我模糊记得,一直到很晚,还听到父亲和他说话。第二天,他精神状态好多了。父亲给了他一些路费,让他回家。没多久,我们收到他写来的一封信，信纸上有“洛阳栾川”的字样,字也写得很漂亮。他在信里表达了对我们一家的感激之情，尤其是感谢父亲对他的教导,并且说,一定要像父亲说的那样,好好生活。

对这样一个素昧平生的年轻人，父亲用自己耐心和人生经历教育他,让他走出了心灵的低谷。父亲做的事不大，但对小伙子来说,无异于一次心灵的救赎。小善里有大爱,爱能感化一个人。大千世界,芸芸众生,我们大部分人都太平凡了，不可能做出什么惊天伟业，也无法做到“达则兼济天下”。我们所能做的,就是把小善的种子撒下,收获一路花开,也收获一路芬芳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,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 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